

## 出口拉动型增长的终结：对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

托马斯·佩利 (Thomas I. Palley)

### 1. 摘要

过去三十多年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过度依赖出口拉动型增长。现在，随着全球经济努力摆脱大衰退的阴影，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期待能够恢复这种增长模式。但是，这种期待注定要落空，因为支撑出口拉动型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再具备。

当前全球经济的特征是结构性需求不足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背景下，出口拉动型增长不再对新兴市场经济群体起作用。解决的办法是转移到国内需求拉动型增长上来，但是由于存在巨大的政治性阻碍因素，这使得这种转移变得希望渺茫。

### 2. 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的状况

全球经济依然在和2008年以来的金融崩溃和大萧条做斗争。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全球需求不足。在美国，早期讨论的V型或者U型复苏已经让位于L型，这意味着经济的长期停滞。关键在于居民户部门的过度负债和收入的极端不平衡。一旦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复苏带来的临时性刺激逐渐消逝，加之持久性财政紧缩的困扰，欧洲经济未来也将面临停滞。同样的，日本经济也面临停滞，原因在于坚挺的日元和国内需求

的结构性疲软这一状况已经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

全球经济的动力区域之一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鉴于它们是出口导向型，这些新兴经济体明显的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贸易复苏中受益。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上调利率和发达经济体下调利率，危机带来的利差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好处。最后，贸易恢复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获益。当前，为应对衰退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低利率政策，“通胀对冲”的投机成分已经在大宗商品价格中有所反映。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对强劲表现鼓励了这样一种期望：即使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它们依然能保持高速增长，并且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拉动发达经济体。如果这一期望成为现实，将标志着历史性的角色转换。

如表1所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非OECD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目前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50%。<sup>1</sup> 尽管经济规模上去

**托马斯·佩利 (Thomas I. Palley)** 博士是美国经济学家，目前任新美国基金会关于经济增长的施瓦茨研究项目研究员。

\* 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于2010年9月17-18日在上海联合主办的“从经济危机走向稳健复苏”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

了，但是两个基础性结构性因素决定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力。

首先，它们仍然严重依赖工业化经济体的需求来支撑其出口。表2显示的是OECD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亚洲工业化国家经常项目的盈余。前者的赤字明显是由后者的盈余导致的。

其次，受经济规模扩大和对出口的持久依赖，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侵蚀工业化经济体复苏的风险。美国就是例证，表3显示自2009年6月衰退结束后美国贸易赤字降低了美国季度GDP增长。实际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受制于一个结构性陷阱：它们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但是它们的增长却又破坏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综合这些因素，可以预测的是停滞。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成功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疲软。由于对出口的持续依赖，这种疲软又反过来破坏新兴市场经济体，到那时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优势就会消失。当停滞预期成为现实，“通胀溢价”因素将从大宗商品价格中剔除，国际贸易后危机时期的反弹将有可能被证明为是暂时的。

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结果是，单个国家或者区域不再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唯一火车头。一个多样化的全球经济需要所有的区域齐心协力，也需要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彼此合作的新框架。

表1. 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全球GDP比重变化（单位：10亿美元）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8年
世界	12961	26988	45205	77109
发达经济体	7896 (60.9%)	16242 (60.2%)	26071 (57.7%)	37900 (49.2%)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	5064 (39.1%)	10746 (39.8%)	19133 (42.3%)	39210 (50.8%)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07年10月，以及作者的整理。

表2 OECD国家和亚洲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平衡（单位：10亿美元）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08年
OECD	26	-340	-512	-702
亚洲工业化国家	-26	68	231	51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ECD经济展望数据整理。

1 表1事实上少算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这是因为OECD包括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而它们在历史上均被界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

2 工业化亚洲由以下国家和地区组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表3 美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比率变化（单位：%）

2009年第3季度	2009年第4季度	2010年第1季度	2010年第2季度	2010年第3季度
-1.37	1.90	-0.31	-3.50	-1.76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 3. 出口拉动型增长回顾

出口拉动型增长是全球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过去的30多年中可以看到出口拉动型增长战略的扩展蔓延，这个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德国和日本开创。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战略被东亚四小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采纳，80年代末和90年代进一步扩展到中美洲的墨西哥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00年以来该战略被中国采用。

出口拉动型增长战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为适应全球环境和各国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演变。这一演变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德国和日本首创并从1945年持续到1970年。这些国家拥有本土的工业基础，加之其低估的汇率刺激了增长。二战后时期的重建，以及作为重建的一部分和应对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提供的援助也为这些国家带来增长动力。

第二阶段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加入，从1970年持续到1985年。这东亚四小虎也是依靠低估汇率，但是它们不得不购买更多的外国技术。这种购买通过战略规划进行，技术的国际流动性愈来愈强，这使得四小虎从中获益。它们的成功鼓励了更多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都竞相效仿。

第三阶段由墨西哥启动，时间从1985年持续到2000年。这一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今，这些国家不再发展本土工业能力，而是将自己变成外国跨国公司的出口生产平台。这一战略变化是由技术和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所推动的。该战略的

核心要素是融入全球经济、低估汇率、以及压低工资和社会标准。总体上，上述要素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其作为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场所，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

在墨西哥，转向出口拉动型增长始于1986年的贸易自由化，并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94年NAFTA建立之初正值比索危机，结果是比索兑美元大幅贬值，因此低估的墨西哥汇率使其重新回归出口拉动型增长的各个阶段的共同主题。

第四阶段也就是现阶段，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为代表。按照时间段来划分，以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正常贸易伙伴关系为起点。第四阶段的中国模式对第三阶段的墨西哥模式进行了某些重大调整。首先，以进口高关税的不对等全球参与为特征。其次，通过资本控制保持有管理的汇率低估。第三，与墨西哥不同，中国通过强迫性的技术分享、技术拷贝、以跨国公司占少数股权的合营方式，积极寻求建设自己本土的技术基础。银行业和汽车产业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进而，跨国公司也改变了它们的战略，采用许可授权和从其它外国厂家采购而不是设立自己的工厂。

总体而言，在出口拉动型增长的第四阶段，中国做得相当成功，但是其它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的收益明显减少，而且更为短暂。主要原因是出口拉动型增长总是零和结果，这一点在出口拉动型战略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演变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 4. 出口拉动型增长的终结

出口拉动型增长的零和本质与日俱增，加之全球经济的其它变化，预示着通过出口拉动型增长实现全球发展的可能性已经用尽。

首先，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是依赖发达经济体消费市场的强劲需求。过去的25年中，受负债上升和资产价格通胀刺激，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支出被人为抬高。这一人为力量反映在表4中，该表显示了美国消

努力进一步增加它们的出口，正在挤出与之相竞争的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

第四，出口增长型战略的广泛采用有助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不断降低(Sarkar and Singer, 1991; Kaplinsky, 1993; Sapsford and Singer, 1998)。实际上，这一战略已经产生了与普雷维什和辛格分别于1950年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相似的情况，这在100年前就曾给生产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打击。早期

表4 美国经济周期峰值下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单位：10亿美元（2005年价格），%）

	1980年	1981年	1991年	2001年	2007年
消费	3766	3823	5316	7814	9314
GDP	5839	5987	8034	11347	13254
消费/GDP (%)	64.5	63.9	66.2	68.9	70.3

来源：2010总统经济报告，表B-2和作者的计算

费支出占实际GDP比重从1980年的64.5%上升到2007年的70.3%。这一模式不断上升的高消费和不断降低的低储蓄注定是不可持续和不可恢复的，因此如今颠覆了，于是，出口拉动型模式的逻辑出现了漏洞，目前正面临需求短缺。

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占据很大比重，以至于它们的出口侵蚀了发达经济体并破坏了其经济复苏。随着占全球产出比重的上升（见表1），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增加更多的出口来驱动它们更为庞大的经济体，但是这些更大量的出口会对占全球产出比重不断减少的发达经济体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

第三，是出口的挤出效应(Palley, 2003; Blecker and Razmi, 2010)。表5显示，非OECD国家（大致相当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上升了。<sup>3</sup>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

的商品生产产能迅速上升，加之商品使用效率的增加，形成需求和供给的相反趋势，降低了相关商品价格，导致了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结果。在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中，相似的模式正在重演。

第五，跨国公司越来越能够在低成本国家之间转移生产。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了吸引和留住外国直接投资而彼此竞争，产生了“竞次”的灾难性冲动，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不惜伤害彼此。这种竞次的做法包括压低工资；降低环境和社会标准；把税收负担从资本收入转嫁到劳动者收入上；设立法律外的出口加工区；导致金融不稳定的竞争性货币贬值。这种破坏性的竞争损害了发展，并且是对跨国公司有利而非国家。

第六，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出口拉动型增长被中国采纳，这吸走了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需求，由此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

表5. 世界贸易构成的变化（单位：%）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08年
出口	OECD	74.9	72.2	66.9	63.6
	非OECD国家	25.1	27.8	33.1	36.4
进口	OECD	73.8	75.0	71.1	66.8
	非OECD国家	26.2	25.0	28.9	33.2

来源：OECD经济展望，2010年6月。

程，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低工资劳动力的优势。除此之外，额外吸引跨国公司的是为中国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生产的预期。实际上，伴随南北竞争的是，中国进入全球舞台也加剧了南南竞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口拉动型战略第三阶段的收益对例如墨西哥等国家如此有限和飞逝。

### 5. 超越出口拉动型增长：国内需求拉动型增长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出口拉动型增长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并指出需要转向国内需求拉动型增长战略 (Palley, 2002, 2006)。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出口，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出口来换回收入，来进口它们自己不生产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调整意味着要加强经济的国内需求这一面，放弃以吸引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为目的的战略。

国内需求拉动型战略的要素包括：

- 建立社会保障网络来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
- 通过实施最低工资来增加收入，改善劳工保护，并增强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
- 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过去疏忽的公共投资；
- 增加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公共产品提供；
- 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增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来实现税收结构的再平衡。

同时，旨在建立国内需求拉动型增长战略的国家必须放弃出口拉动型增长，这意味着：

- 结束汇率低估；
- 结束压制工资的政策；
- 改变对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忽视；
- 结束针对吸引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

尽管需要调整的政策是清晰的，但是调整的政治阻力却是巨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愿意放弃运转如此良好并且还没有被证明是失败的战略。而且当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人均收入依然很低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改变时，存在着愤恨情绪。

此外，任何单个国家是没有积极性去调整战略的，因为担心只有自己这样做了。的确是，每一个国家都受欺骗和单独追求出口拉动型战略的诱惑。实际上，从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国内需求拉动型增长转型是一个全球集体行动的问题。实现全球转型的惟一出路在于建立多边汇率准则、劳动标准、环境标准和税收。但是，就这些规则达成协议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通过出口拉动型增长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没有放弃过这一战略。因此，第一阶段的代表国家德国和日本始终保持了对这一战略的偏好。第二阶段的东亚四小虎，第三阶段的主要代

3 OECD国家包括墨西哥、韩国与土耳其。鉴于这些国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倘若把它们重新列入非OECD国家，则非OECD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会更大。

表墨西哥也是如此。中国坚持低估汇率政策也表明其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战略。

## 6. 结论：经济前景黯淡

上述分析说明了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未来。全球经济陷入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经济结构，需要主要就新兴市场经济体部分进行再校准。但是，再校准看起来很难推进，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错误地认为它们还能够通过继续当前的出口拉动型战略保持经济增长，此外还存在着较多（进行改变所需）国际集体政治行动的阻力。这一调整的失败可能导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对抗。这些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并造成国际经济的紧张加剧。

参考文献:

- Blecker, R.A. and Razmi, A., "Export-led Growth,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in Setterfield, M. (ed.),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0.
- Kaplinsky, R. (1993),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ransforming Manufactures into Commodities," *World Development*, 21, 1851 - 65.
- Palley, T.I.,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Not Enough: Developing the Domestic Market," *Challenge*, November - December 2006, 20 - 34.
- Palley, T.I., "The Economic Case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January 2004), 21 - 36.
- Palley, T.I., "Export-led Growth: Evid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Crowding-Out?" in Arestis et al. (e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sm, and Economic Activ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Palley, T.I., "Domestic Demand-Led Growth: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in *After Neo-liberalism: Economic Policies That Work for the Poor*, in Jacobs, Weaver and Baker (eds.), *New Rules for Global Finance*, Washington, DC, 2002. Also published as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Domestic Demand-Led Growth,"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eptember 2002, <http://www.fpiif.org/>.
- Prebisch, R.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le Problem*, UNECLA, Santiago.
- Sapsford, D., and Singer, H. (1998),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Commodity Prices: A Case of Shifting Sands?" *World Development*, 26, 1653 - 60.
- Sarkar, P., and Singer, H. (1991), "Manufactured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Terms of Trade since 1965," *World Development*, 19, 333 - 40.
- Singer, H.,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40 (1950), 473 - 85.

## 往期简报

### 简报（第1期）

#### 二十国集团：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托马斯·弗斯（Thomas Fues），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0

### 简报（第2期）

#### 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的全球工会联盟

托斯藤·米勒、汉斯-沃尔夫冈·普拉策、施坦方·吕卜（Torsten Müller, Hans-Wolfgang Platzer and Stefan Rüb），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0

### 简报（第3期）

#### 新加坡：独大型政党制度下的去政治化公民社会？

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0

### 简报（第4期）

#### 德国住房政策：一个最佳实践典范？

比约恩·埃格纳（Björn Egner），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1

### 简报（第5期）

#### 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

杨寅（Yang Yin），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1

## Abou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a private cultural non-profit institution committed to the ideas and basic values of social democracy. It was founded in 1925 and aims to furthe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duca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nects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with partner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FES strives for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pluralism, rule of law, social justice and non-violen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different societies.

Learn more about FES: [www.fes.de](http://www.fes.de)

Learn more about FES in China: [www.feschina.net](http://www.feschina.net)

## Contac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ijing), Ta Yuan Diplomatic Compound, Building 5, Entrance 1, 12th Floor, Office 5-1-121, Xindong Lu 1/Chao Yang Qu, 100600 Beijing, VR China, e-mail: [fesbeijing@fesbj.com](mailto:fesbeijing@fesbj.co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 An Plaza East Tower, 829 Yan An Zhong Lu, Shanghai 200040, VR China, e-mail: [info@feschina.net](mailto:info@feschina.net)

### Briefing Paper

To subscribe the Briefing Papers send an e-mail to: [subscribe@feschina.net](mailto:subscribe@feschina.net)

To unsubscribe send an e-mail to: [unsubscribe@feschina.net](mailto:unsubscribe@feschina.net)

The opinion voiced in this publication is that of the author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Responsible: Dr. Rudolf Traub-Merz, Resident Director, FES Shanghai Coordination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